DOI:10.13530/j.cnki.jlis.2021029

教育水平之于个体信息贫富差异的影响研究
——基于信息源可及性和可获性的比较*

周文杰

摘　要　本研究通过对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大规模社会调查,在对个体之于信息源的可及性和可获性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解析教育程度对于人们信息贫富状况的实质影响。研究发现:首先,随着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把知识型或网络型可及信息源转化为可获信息源的比率明显增大,这表明教育经历之于个体的信息富裕具有有效性;其次,对于信息贫困者而言,实现信息源由可及到可获的转化效率与其教育水平之间无明显关联,这表明信息贫困具有"顽固性";第三,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教育程度之于信息富裕的"净效应"仅存在于特定教育水平下,且城乡人群之间有所不同,这表明教育水平之于个体信息贫富状况的影响具有局部性。本研究为深入解析教育水平对信息贫困干预的机理提供了经验参照。图 1。表 6。参考文献 26。

关键词　教育水平　可及信息源　可获信息源　信息贫困

分类号　G250

Exploring the Information Disparity of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Based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rocedure of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ources

ZHOU Wenjie

ABSTRACT

Education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s has been long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formation disparity. Since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available information sources into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ources is the bases for the richness of individuals' information world,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reveal the micromechanics of information disparity via comparing individuals' transforming ratio of available information sources into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ource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micromechanics of the information disparity among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experience, present research conducted a large-scale social investigation and explored the essence effect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s on the information richness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vail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source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 firstly, the ratio of people who transform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from available ones to accessible ones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信息致贫的微观机理与信息减贫的宏观制度关联研究"(编号:71874141)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project "A Study on the Synergy of Micro-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Poverty Causation and Macro-system of Information Poverty Reduction" (No. 71874141)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周文杰,Email:wj_lp@sina.com,ORCID:0000-0001-8001-4530(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ZHOU Wenjie,Email:wj_lp@sina.com,ORCID:0000-0001-8001-4530)

successfully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improvement. This means that education levels indeed affect the information richness of individuals. Secondly, for those information poor people, who are unable to transform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sources into accessible ones,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utility is not related to individuals' educational level. This means that information poverty is an independent phenomenon in some instance. Thirdly, the pure effect of education level on information richness of individuals, controlled all other variables beside the education experience, only existed in the specific group of sample people instead of all. This means that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s on the information richness is somehow a locality phenomeno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expected to benefit the information poverty reduction process based o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tial roles of individual educational experie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source from availability to accessibility. Specifically, researcher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echanism of how education system may enrich the information richness of individuals to expand the information poverty reduction via improvement of efficacy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Besides, this research is also expected to shed light on the mechanism of how it is possible for those measures which focus on information poverty reduction can cou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ducational system.

The limita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hat it mainly revealed individuals' disparity access to information source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educational experience, however, the exploration fo both avail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sources focuses on the initial stage of individuals' information world. Thus, we should conduct more sophisticated research in future to reveal the complicated mechanism of the formulation process of information poverty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s' information world framework but beyond the information source avail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1 fig. 6 tabs. 26 refs.

KEY WORDS

Educational level. Available information sources.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ources. Information poverty.

0 引言

在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居民实现信息富裕对于每个个体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以数字鸿沟[1-2]、信息分化[3]、数字不平等[4-5]为主题展开的大量研究表明,由外在信息源的匮乏而导致的信息贫困现象,是信息社会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来自现实生活的较多证据表明,对于信息社会的居民而言,周边存在物理上可及的信息源(如图书馆)仅仅是个体走向信息富裕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6-7]。也就是说,即使物理信息源遍布周边,但如果人们不能有效加以使用,信息贫困仍然会继续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更趋恶化[8]。物理信息源的建设是一个外显且容易实现的过程,但通过对信息源的使用而累积信息资产是一个内隐的过程,并且严重依赖于个体的认知能力。从信息贫困干预和治理的视角看,理解个体如何通过使用周边可及信息源而实现信息富裕,显然比为用户建设外在的信息源要复杂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个体如何实现将物理可及的信息源转化为认知可获的信息源进行深入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教育事业作为一种旨在系统提升公民素质的社会制度安排,其使命在不同时代常常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在信息社会的语境下,信息获

取能力无疑应当被视为个体的核心素质之一，因此，积极主动地参与对社会性信息贫困现象的干预与治理，也是当代教育事业的重要使命之一。以“知识沟”[9]为主题展开的研究表明，建成完善而优质的信息服务体系（如公共文化和教育机构），对于消除系统性信息贫困现象意义重大[10-11]。具体而言，教育之于信息贫困干预的重要途径在于，个体通过接受教育从而高效率地从信息源中获取促进其认知发展的知识。为此，教育领域和信息行为领域的研究人员都需要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对其将可及信息源转化为可获信息源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研究基于文献调查发现，这一重要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清晰的回答。探讨这一问题，不惟有助于从理论上解析教育在信息社会中的功能与作用，而且对理解信息贫困的实质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通过大规模社会调查，获取城乡不同教育程度的样本人群在物理可及的信息源和认知可获的信息源方面的数据，进而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比较分析不同教育水平人群在实现可及信息源向可获信息源转化方面的差异，并对教育经历之于信息源使用的影响开展实证检验，以期从教育水平差异的角度为信息贫困干预与治理机理研究提供理论解析和经验证据。

1 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1.1 信息贫困领域的整体性研究与个人信息世界概念框架

为克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结构与主观能动性的二元对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发展了整体性理论（integrative theory）[12]，以期弥合社会科学研究中根深蒂固的理论断层[13]。信息贫困领域的整体性研究主要着眼于从个人与社会、结构与主体能动性、客观与主观的交互作用等方面探寻信息贫困现象的根源[14]。个人信息世界正是为解释信息贫困现象、基于整体性理论视角提出的一个概念框架。所谓个人信息世界，是指“由空间、时间、智识三个边界限定的信息主体活动领域，在这里信息主体通过其信息实践从物理世界、客观知识世界、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源中获取信息，汲取信息效用，积累信息资产”[14]。

从整体性视角理解信息贫困现象，为科学解析信息贫困发生的根源、探索解决办法提出了有价值的思考方向。然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解析信息贫困现象，个体能够有效地从信息源中获取信息都是第一道门槛。换言之，只有理解了个体如何将外在物理意义上存在的信息源转化为认知意义上可获的信息源，关于信息贫困根源的解析才能实质性地展开。按照个人信息世界概念框架，物理上存在的信息源被称之为可及信息源，而个体实质性加以应用获得认知发展的信息源则被称之为可获信息源。从个人信息世界的角度看，信息源的可及性是一个涉及社会性信息资源（特别是公共信息设施与资源）配置的结构性问题，而信息源的可获性则同时受到个体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结构及二者交互作用的影响。在信息社会，“个人可及的信息源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但因为各种因素的限制，“并非所有可及信息源都会成为可获取（accessible）信息源”[14]。为此，正确解读信息贫困现象，需要聚焦可获信息源与可及信息源之间的互动性及其背后的机理。

1.2 信息源偏好

信息源偏好（information source preference）是一个为解释个体选择和使用信息源的行为而发展的概念。这一概念被应用于Savolainen所发展的“信息源视野”（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理论[15]和Sonnenwald所发展的“信息视野地图”（information horizon mapping）方法[16]之中，在信息贫困研究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依据信息源偏好理论，个体在利用各种形式的信息源来实现知识的结构化的过程中，会根据自

己的兴趣对信息源做出选择,从而实现对日常生活中知识的结构化,并不断扩大其信息行为的相关区域[17]。个体的信息视野越宽广,其信息活动的范围就会越大,对知识进行结构化的能力就越强。从基于信息源偏好的学说及与此相关的实证研究[15,17]可以看出,对信息贫困现象进行解读的前提在于,科学解释物理上存在的信息源如何进入个体的主观认知范畴并为其所用。

文献调查发现,目前在信息贫困研究领域,研究者很少对可及信息源和可获信息源之于个体实现信息富裕的实际意义进行区分[18],更鲜有研究对这种区分之于解析信息贫困的潜在理论意义进行实证检验。这一薄弱点的存在,构成了本研究得以展开的主要背景。据此可见,深入解析个体将物理上可及信息源纳入认知上可获信息源的机制,是一个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研究问题。

1.3 教育与信息贫困的治理

如上所述,信息贫困领域的现有研究初步阐释了考查可及信息源转化为可获信息源的理论意义。然而,仅基于对社会现象的感性观察就可以看出,影响信息源由可及变成可获的因素相当复杂。在这些因素中,个体的受教育水平不仅关乎知识结构与认知水平,而且与各种信息行为存在着紧密关联。为此,要对“可及信息源如何变成可获信息源”问题进行深入解析,首先有必要从个体受教育水平差异的角度展开。

我国教育家顾明远指出,“教育的本质可以概括为:提高生命的质量和提升生命的价值。教育对个体来说,提高生命的质量就是使个体通过教育提高生存能力,从而能够生活得有尊严和幸福;提升生命价值,就是使个体通过教育提高思想品德和才能,从而能够为社会、为他人做出有价值的贡献。”[19]信息贫困问题之所以会得到广泛关注,恰恰是由于在信息社会背景下,能否有效地从信息源中汲取信息的养分,已成为攸关个体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的重要问题。显然,在信息社会的语境下,个体要“提高生命的质量和提升生活的价值”,一个基本前提是实现信息富裕;而把物理可及的信息源转化为认知可获的信息源,正是个体走向信息富裕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对个体信息富裕化进程的影响,恰恰在于使个体通过接受教育获得更多的机会,实现信息由可及到可获的转化,从而走出信息贫困的桎梏。然而,无论在教育研究领域还是信息贫困研究领域,“教育如何促进个体将物理可及信息源转变为认知可获信息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本文立足于信息社会背景,对教育水平在个体将可及信息源转化为可获信息源的过程中的作用展开解析,从而为制定信息贫困干预与治理制度提供参考,也为科学解析信息社会背景下教育的本质与价值提供启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

笔者以现场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来自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区域的人群进行调查,调查时间为2012—2016年。城市样本人群主要来自东莞和天津两座城市。东莞是一座新兴的移民型工业城市,以电子制造等新兴产业为主导产业,其人口较典型地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兴工业城市的人口特征;天津是一座传统工业城市,人口在较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我国传统城市人群的分布特征。在两座城市的调研共收回1 393份有效问卷。

农村样本人群主要来自甘肃、陕西和青海三省的部分农村地区。西北地区农村在经济发展上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我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固有特征,生活在此的农民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生活于信息社会却疏离于现代化城市生活之外”的特征。在上述地区共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990份。

2.2 被解释变量及其测度

调研中的被解释变量(因变量)主要涉及可

及信息源和可获信息源，二者均属于前文所述的个人信息世界概念框架下的内容要素，是信息主体活动的对象。可及信息源指物理上存在、有可能被人们使用的信息源，可获信息源指个体在提升认知的过程中确实使用过的信息源。为便于测量，本研究根据于良芝等设计的个人信息世界量表[14,18]，把可及信息源界定为受访者生活或工作地点周边五公里范围内存在的实体和人际信息源，并提名三种传统实体信息源、两种数字信息源和三种人际信息源，请受访者就其周边是否存在这些信息源作出回答。三种传统实体信息源包括：图书馆/图书室的书籍报刊、书店/报刊亭的书籍报刊、政府信息公开点展示的文件和通报；两种数字信息源包括：互联网和数据库；三种人际信息源包括：乡镇/街道及以上政府工作人员、实践专家（如医生、律师、农技员等）和记者。关于可获信息源，本研究将其界定为受访者在日常工作或生活中有机会从中获取信息并帮助其提升个人认知的渠道，同时提名了与可及信息源同样的项目供受访者选择。在测量中，受访者均需要针对特定信息源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因此，这两个因变量均是二分变量，基本使用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人群对可及信息源和可获信息源的使用情况

具体信息源		类型与问项		有/无	总人数	百分比（%）	类型与问项		是/否	总人数	百分比（%）
实体信息源	图书馆/图书室的书籍报刊	可及信息源	周边五公里内是否存在如下信息源	无	1 033	43.39	可获信息源	在日常工作或生活中是否有机会从以下渠道获取信息	否	1 104	46.35
				有	1 348	56.61			是	1 278	53.65
	书店/报刊亭的书籍报刊			无	1 004	42.15			否	1 263	53.02
				有	1 378	57.85			是	1 119	46.98
	政府信息公开点展示的文件、通报			无	1 733	72.75			否	1 727	72.50
				有	649	27.25			是	655	27.50
数字信息源	互联网			无	994	41.73			否	726	30.48
				有	1 388	58.27			是	1 656	69.52
	数据库			无	2 000	83.96			否	2 021	84.84
				有	382	16.04			是	361	15.16
人际信息源	乡镇/街道及以上政府工作人员			无	1 221	51.26			否	1 808	75.90
				有	1 161	48.74			是	574	24.10
	某领域实践专家（如律师、医生、农技员）			无	1 438	60.37			否	1 838	77.16
				有	944	39.63			是	544	22.84
	记者			无	1 745	73.26			否	2 082	87.41
				有	637	26.74			是	300	12.59

2.3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基于样本人群的受教育水平差异，解析不同人群在将可及信息源转化为可获信息源方面存在的差异，从而实现对教育之于个体信息富裕意义的评估，进而为干预和改善信息贫困提供相关建议。因此，本研究以受访者的教育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表2展示了样本人群的整体受教育状况。

表 2　样本人群的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程度	总样本人群		城市人群		农村人群	
	总人数	百分比(%)	总人数	百分比(%)	总人数	百分比(%)
不满小学	60	2.64	9	0.70	51	5.17
小学	90	3.96	18	1.40	72	7.30
初中	291	12.82	139	10.83	152	15.42
高中	433	19.07	266	20.72	167	16.94
中专	343	15.11	291	22.66	52	5.27
职业高中(含技校)	457	20.13	81	6.31	376	38.13
大专(含高自考)	107	4.71	34	2.65	73	7.40
本科	366	16.12	323	25.16	43	4.36
硕士	85	3.74	85	6.62	0	0
博士	38	1.67	38	2.96	0	0
合计	2 270	100.00	1 284	100.00	986	100.00

注:本文获得的有效问卷数为 2 383 份,但这些问卷在个别问项上存在着受访者未回答的缺失。表中呈现的数据是在各维度上实际能够分析的样本数,以下同。

2.4　控制变量

尽管本研究旨在解析不同教育水平个体将可及信息源转化为可获信息源的状况,但考虑到人们信息行为的复杂性,有必要对与教育水平和信息源使用相关的其他一些因素予以控制。为此,将性别、年龄、收入和职业分别作为控制变量加以控制,以期析出个体受教育水平之于其信息源使用的“净效应”。在总样本人群中,男性 1 129 人(占比 47.38%),女性 1 254 人(占比 52.62%),受访者的年龄、收入与职业基本情况见图 1 所示。

3　调研数据分析

为确保调研结果分析的全面性,本研究在信息源选择中兼顾了传统的实体信息源、新型的数字信息源和人际信息源三种不同类型。具体而言,在实际调查中以图书馆(室)作为公益型实体信息源的代表,以书店作为经营型实体信息源的代表,以政府信息公开栏作为公共管理型实体信息源的代表;将互联网和数据库作为新型数字信息源的代表,二者的区别在于互联网的“公用”性特征更强,数据库却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特征;此外,还选择政府工作人员、领域实践专家及媒体从业人员作为人际信息源的代表。

3.1　传统实体信息源使用情况

区分图书馆(室)与书店的书籍报刊,原因在于图书馆(室)代表了社会性信息资源保障机制,其主体是公益性的;书店则代表了市场导向的阅读资源流通机制,其主体是营利性的。综合分析受访者将图书馆(室)作为可及信息源和可获信息源加以使用的基本情况,发现受访者中有 220 人选择图书馆(室)为不可及信息源却认为其可获。考虑到通常情况下信息源的可及性是可获性的前提,因此,本研究认为这些受访者未能通过“测谎”,在后续分析中将这部分受访者剔除。同样原因,在对书店的同类情况进行分析时,剔除了 242 名受访者;在对政府信息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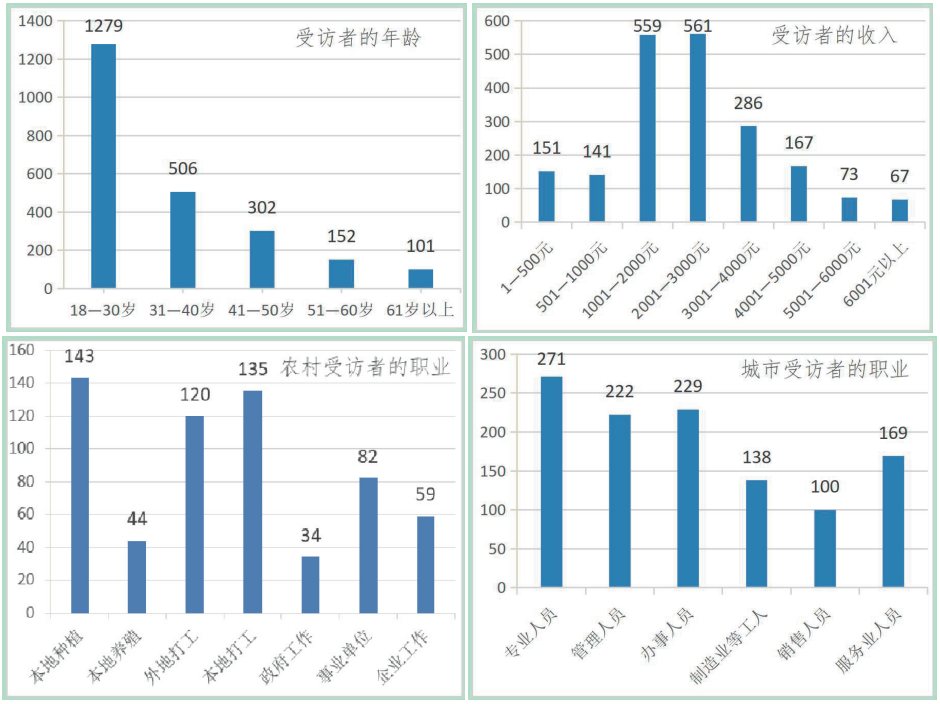

图 1　受访者的年龄、收入与职业

进行分析时,剔除了 249 名受访者。最终将受访者对信息源的使用分为三个类型:物理上不可及认知上也不可获、物理上可及但认知上不可获、物理上可及且认知上可获。三种类型的传统实体信息源使用状况与受教育水平之间的整体关系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受教育水平受访者对传统实体信息源的使用状况

最后阶段教育类型	既可及又可获(人数/占比)			既不可及也不可获(人数/占比)			可及但不可获(人数/占比)		
	图书馆	书店	政府信息栏	图书馆	书店	政府信息栏	图书馆	书店	政府信息栏
不满小学	4(7%)	4(8%)	7(12%)	53(88%)	44(85%)	47(81%)	3(5%)	4(8%)	4(7%)
小学	15(18%)	12(15%)	23(28%)	61(73%)	53(68%)	45(55%)	8(10%)	13(17%)	14(17%)
初中	65(24%)	79(30%)	43(16%)	171(64%)	118(45%)	187(71%)	30(11%)	64(25%)	35(13%)
高中	144(37%)	147(39%)	67(17%)	180(46%)	144(38%)	271(70%)	69(18%)	87(23%)	48(12%)
中专	142(47%)	137(46%)	48(16%)	113(38%)	89(30%)	213(72%)	44(15%)	74(25%)	36(12%)
职高	260(62%)	169(41%)	109(27%)	102(24%)	129(31%)	241(60%)	58(14%)	112(27%)	50(13%)
大专	41(42%)	44(44%)	19(20%)	38(39%)	32(32%)	62(66%)	19(19%)	23(23%)	13(14%)
本科	237(72%)	191(56%)	60(18%)	55(17%)	73(21%)	247(74%)	35(11%)	77(23%)	28(8%)
硕士	63(82%)	41(51%)	13(17%)	6(8%)	16(20%)	57(74%)	8(10%)	24(30%)	7(9%)
博士	34(89%)	23(61%)	5(16%)	0	5(13%)	25(78%)	4(11%)	10(26%)	2(6%)
合计	1 005(49%)	847(41%)	394(19%)	779(38%)	703(34%)	1 395(69%)	278(13%)	488(24%)	237(12%)

本研究中涉及的三个传统实体信息源大致可分为两类:知识型信息源,包括图书馆和书店,以解决知识获取问题为基本目标;实用型信息源,即政府信息栏,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例如,关于医疗保障等公共政策以及环境卫生等公共事务方面的通知、公告等)为基本目标。由表3可见,对于知识型信息源而言,随着受访者教育水平的提升,可及信息源被转化为可获信息源的比例也逐步提高。与此相对应,物理上不可及且认知上不可获的人数比例随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逐步下降。例如,在受教育程度"不满小学"的人群中,仅有7%的人对图书馆书刊"既可及又可获",却有高达88%的人"既不可及又不可获";而对"博士"人群来说,高达89%的人对图书馆书刊"既可及又可获",没有人"既不可及又不可获"。就实用型信息源而言,各教育水平的人群对政府信息栏在"既可及又可获""既不可及又不可获"和"可及但不可获"三个方面的比例大致均衡,这表明:人们在实用型信息源有用性识别方面没有出现随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而明显增减的趋势,受教育水平对实用型信息源的使用并没有明显影响。具体来看,一方面,对于信息源"既可及又可获"或"既不可及也不可获"的两个人群而言,受教育水平对知识型信息源使用有正向影响,但对实用型信息源的使用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无论是知识型信息源还是实用型信息源的使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群在"可及但不可获"方面的比例比较均衡。由此可见,信息贫困是一种比较"顽固"的现象。无论是教育事业还是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保障对信息源"可及但不可获"的人群走向信息富裕,是各种反信息贫困机制获得实际效益的关键。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图书馆和书店等信息源"既可及又可获"的人群与"即不可及又不可获"的人群,他们的教育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94和-0.985,均在0.01的水平下显著相关)。这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将周边存在的物理信息源转化为认知可获的信息源的范围越广、程度越高;反之,受教育水平越低的人群,因其更高概率地生活在农村等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周边不仅缺乏物理信息源,而且将这些少量物理信息源纳入认知可获信息源的范围越小、程度也越低。以上数据初步表明,在不考虑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情况下,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各种传统实体信息源的使用存在着正向的影响。但是考虑到信息源的物理存在与认知可获还可能受制于职业、收入等个体特征,因此,关于受教育水平对信息源使用的实际影响还需要在控制更多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情况下加以分析。例如,要对个体受教育水平与信息源的认知可获性之间的关联关系做出进一步的精确揭示,就有必要对更多人口统计学变量加以控制。

3.2 网络信息源使用情况

本研究以互联网和数据库作为新型网络信息源的代表,在剔除认为互联网"不可及却可获"的424人和对数据库"不可及却可获"的117人后,不同教育水平的受访者对新型网络信息源的使用情况如表4所示。

由表4可见,受访者对网络新型信息源的使用表现出一种非常清晰的趋向: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对网络信息源"既可及又可获"的比例稳步增加,而"既不可及又不可获"的人数逐渐下降。受教育程度"不满小学"的受访者中,对于互联网和数据库信息"既可及又可获"的人群仅占7%和9%;而"博士"层次的受访者,上述比例达到了100%和86%;相反,"不满小学"的受访者对互联网和数据库信息"既不可及又不可获"的人群分别占比高达88%和84%,而"博士"层次的受访者则无人认为互联网"既不可及又不可获",仅有11%的"博士"受访者认为数据库"既不可及又不可获"。

与传统信息源使用情况类似,对于新型网络信息源"可及但不可获"的人群,再次表现出与教育水平无关的特征。基于此可以认为,教育水平之于网络信息源和传统知识型信息源的使用产生了类似的效用,即受教育水平越高,人

们将周边存在的知识型信息源或网络信息源纳入认知获取的范围越广,程度越高;但无论对于传统的信息源还是新型的信息源,在物理可及的前提下,始终有一定的人群无法将这些信息源转化为认知可获的信息源,这体现了信息贫困的“顽固性”。

表 4　不同受教育水平受访者对新型网络信息源的使用状况

最后阶段教育类型	既可及又可获(人数/占比)		既不可及也不可获(人数/占比)		可及但不可获(人数/占比)	
	互联网	数据库	互联网	数据库	互联网	数据库
不满小学	4(7%)	5(9%)	51(88%)	48(84%)	3(5%)	4(7%)
小学	13(16%)	4(5%)	67(81%)	73(88%)	3(4%)	6(7%)
初中	63(26%)	18(6%)	138(58%)	255(9%)	37(16%)	11(4%)
高中	174(54%)	17(4%)	111(35%)	378(92%)	35(11%)	17(4%)
中专	213(81%)	15(4%)	37(14%)	306(92%)	13(5%)	13(4%)
职高	261(68%)	49(12%)	80(21%)	338(8%)	41(11%)	36(9%)
大专	69(78%)	6(6%)	15(17%)	92(89%)	4(5%)	5(5%)
本科	283(91%)	59(17%)	20(6%)	257(73%)	9(3%)	34(1%)
硕士	81(100%)	37(49%)	0(0)	32(43%)	0(0)	6(8%)
博士	37(100%)	31(86%)	0(0)	4(11%)	0(0)	1(3%)
合计	1 198(64%)	241(11%)	519(28%)	1 783(83%)	145(8%)	133(6%)

3.3　人际信息源使用情况

根据现实生活中人际信息获取的主要目的,将人际信息源区分为实用型(主要涉及公共资源分配政策及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信息)、专业型(主要涉及获取医疗、法律、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信息)和媒介型(主要涉及新闻等传媒信息)三种。由于公共管理的政策信息主要由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掌握和发布,因此以政府工作人员作为实用型人际信息源的代表;具有专业性的信息主要由医生、律师、农技员等领域专家所掌握,因此以这些人员作为专业型人际信息源的代表;以记者作为媒介型人际信息源的代表。

与前文的处理方式相一致,在三种人际信息源上剔除了认为物理上不可及但认知上可获的人群,其中,实用型人际信息源调查中剔除 107 人,专业型人际信息源调查中剔除 302 人,媒介型人际信息源调查中剔除 53 人。对其余受访者,分别对照受教育水平和“既可及又可获”“既不可及也不可获”和“可及但不可获”三种类型进行统计(见表 5 所示)。

由表 5 可见,在“既可及又可获”的情况下,受访者对实用型人际信息源的使用并没有因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有所增加,但对专业型和媒介型人际信息源的使用比例却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明显有所增加。这表明:对于能够及时把可及信息源转化为可获信息源的人群而言,其获取专业型或媒介型人际信息源的能力明显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但实用型人际信息源的获取能力却与教育水平没有明显关联。这种趋势在人际信息源“既不可及又不可获”人群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证:专业型和媒介型人际信息源的使用人数随受访者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减少,实用型人际信息源的使用者与其教育程度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

表5 不同受教育水平受访者对人际信息源的使用状况

最后阶段教育类型	既可及又可获（人数/占比）			既不可及也不可获（人数/占比）			可及但不可获（人数/占比）		
	政府人员	领域专家	记者	政府人员	领域专家	记者	政府人员	领域专家	记者
不满小学	3(6%)	2(3%)	0(0)	37(73%)	44(73%)	56(93%)	11(22%)	14(23%)	4(7%)
小学	29(38%)	3(3%)	4(4%)	26(34%)	60(67%)	71(79%)	22(29%)	26(29%)	15(17%)
初中	54(20%)	23(8%)	14(5%)	142(52%)	208(75%)	224(78%)	75(28%)	47(17%)	49(17%)
高中	88(22%)	37(9%)	31(7%)	188(46%)	292(71%)	326(77%)	133(33%)	82(20%)	69(16%)
中专	80(24%)	48(15%)	36(11%)	150(45%)	201(61%)	232(69%)	104(31%)	82(25%)	70(21%)
职高	77(18%)	65(16%)	27(6%)	233(53%)	231(56%)	364(82%)	130(30%)	118(29%)	51(12%)
大专	36(34%)	13(13%)	7(7%)	39(37%)	63(61%)	75(71%)	30(29%)	28(27%)	23(22%)
本科	69(19%)	146(42%)	61(17%)	185(51%)	125(36%)	219(62%)	106(29%)	79(23%)	75(21%)
硕士	14(17%)	59(70%)	38(48%)	41(50%)	9(11%)	26(33%)	27(33%)	16(19%)	15(19%)
博士	9(24%)	30(79%)	23(62%)	18(47%)	0(0)	7(19%)	11(29%)	8(21%)	7(19%)
合计	459(21%)	426(20%)	241(11%)	1 059(49%)	1 233(57%)	1 600(72%)	649(30%)	500(23%)	378(17%)

对于那些周边分布着可及信息源却无法转化为可获信息源的个体，信息贫困领域的研究应予以特别关注。上文已经初步探究了这类人群在使用各种非人际信息源时所表现出来的信息贫困“顽固性”：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变化，这一人群都无法将可及信息源有效转化为可获信息源。由表5可见，这一发现对于人际信息源的使用同样是适用的。

3.4 受教育水平之于信息源可获性的“净效应”

如前文所述，尽管在知识型实体信息源及网络信息源的可及性方面，均发现了教育水平对于信息源由可及向可获转化的正向效应，但由于年龄、性别、职业、收入等特征与个体对信息源的使用状况都可能存在关联，因此，受教育水平之于可及信息源的上述效应很可能是一种复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为考察教育水平之于信息源由可及到可获的实际作用，本研究进而对年龄、性别、职业、收入等因素进行了控制，以期析出受教育水平对信息源可获性的“净”效应。

在笔者之前的研究[20]中，通过专家判断，根据上述八种信息源在人们信息获取中的重要程度，分别赋值。本研究以样本人群在可获信息源上的得分为因变量，在控制年龄、性别和收入等因素后，考察受教育程度之于信息源可获性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城市人群和农村人群在职业活动方面的差异，又对城市人群和农村人群在控制前述变量及其所从事工作类型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表 6　教育水平对信息源认知可获性的“净效应”

变量类型	模型 1(总体人群)		模型 2(城市人群)		模型 3(农村人群)	
自变量	教育程度(以不满小学人群为参照)					
	小学	−0.211 (−1.10)	小学	−0.174 (−0.39)	小学	−0.101 (−0.41)
	初中	0.171 (1.00)	初中	−0.378 (−1.02)	初中	0.108 (0.46)
	高中	0.495** (2.89)	高中	−0.0240 (−0.07)	高中	0.292 (1.15)
	中专	0.698*** (4.07)	中专	0.0173 (0.05)	中专	0.641* (2.43)
	职业高中 (含技校)	0.728*** (4.18)	职业高中 (含技校)	0.138 (0.37)	职业高中 (含技校)	0.600* (2.32)
	大专 (含高自考)	0.669*** (3.68)	大专 (含高自考)	0.269 (0.70)	大专 (含高自考)	0.564* (2.21)
	本科	1.082*** (6.30)	本科	0.231 (0.64)	本科	0.842* (2.56)
	硕士	1.311*** (7.14)	硕士	0.500 (1.36)	硕士	
	博士	1.522*** (7.77)	博士	0.778* (2.08)	博士	
控制变量	性别(以女性人群为参照)					
	男	−0.0541 (−1.48)	男	−0.0673 (−1.42)	男	−0.117 (−1.50)
	职业(城市人群以专业人员为参照,农村人群以本地种植人群为参照)					
			管理人员	−0.0728 (−1.05)	本地养殖	−0.0108 (−0.07)
			办事人员	−0.0101 (−0.14)	外地打工	0.0182 (0.13)
			制造业交通业 及类似工人	−0.0565 (−0.60)	本地打工	−0.116 (−0.98)
			销售人员	−0.0974 (−1.04)	政府工作	0.337 (1.93)
			服务业人员	−0.0305 (−0.37)	事业单位	0.139 (0.96)
					企业工作	0.0313 (0.19)
	年龄	−0.0584*** (−3.36)	年龄	−0.0335 (−1.62)	年龄	−0.0867 (−1.92)
	收入	0.0365** (3.24)	收入	0.0499** (2.67)	收入	0.145*** (4.67)
	截距项	0.952*** (5.21)	截距项	1.579*** (4.12)	截距项	0.563 (1.88)
	N	932	*N*	518	*N*	242

注:括号中是 t 值,$*p<0.05$,$**p<0.01$,$***p<0.001$

由表6中的模型1可以看出,如果不区分城乡人群,在控制性别、年龄和收入因素的前提下,只有受访者教育程度达到高中及以上水平时,受教育水平之于信息源的可获性才会产生显著影响。与不满小学教育程度的受访者相比,小学和初中水平的教育程度并没有明显提高受访者的信息源的可获性。而单就城市人群而言,在同时控制性别、年龄、收入和职业类型的情况下,只有到了博士层次的教育水平才会对信息源的可获性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农村人群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受教育程度达到中专及以上水平时,教育水平才开始对信息源的可获性产生显著影响。

4 个人受教育水平之于公民信息富裕化影响的特征

从本研究获取的数据来看,在实现信息源由物理可及向认知可获的转化过程中,个体受教育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具备有效性、有限性和相对独立性三个特征。

4.1 受教育水平之于公民信息富裕化影响的有效性

调研数据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把可及信息源转化为可获信息源的比重逐渐增大,与此同时,信息源不可及又不可获的比例逐渐下降,这说明在人们实现信息源由物理可及向认知可获的转化过程中,教育发挥了有效的作用。由此来看,系统化的学校教育体系作为促进人们信息富裕的一种制度设计,在信息反贫困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换言之,只有建成完善的教育体系,保障信息社会中的公民得到充分的教育,才能促使社会走向信息公平。否则,即使建成了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也很可能会因为人们受教育水平的不足,导致这些信息基础设施在促进公民信息富裕方面的效能无法充分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教育事业是信息社会在完善信息基础设施之后,促进社会信息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信息社会中教育事业的价值,也恰恰在于在社会实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下,帮助公民实现信息源的认知可获,从而促进其实现信息富裕。

4.2 受教育水平之于公民信息富裕化影响的有限性

上述调研数据一方面说明了教育在公民实现信息富裕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仅从信息源由可及到可获的进程看,教育对于公民信息富裕化产生的影响是一种有条件的、局部性的影响。例如,在总体人群中,控制了年龄、性别、收入等因素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对人们的可获信息源没有明显影响;在城市人群中,当进一步控制了职业因素后,甚至直到硕士层次的受教育水平都没有对受访者的可获信息源产生显著影响;在农村人群中,只有受教育水平达到高中及以上时,才会对可获信息源产生显著影响。

本课题组的前序研究已经证实,城市人群中确实存在着一个特征非常明显的信息贫困人群,这一人群虽然生活在信息源相对充裕的环境中,但在信息资产、智识等维度上均明显处于劣势[21]。本文之所以没能在博士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城市人群中检验出教育水平之于可获信息源使用的显著影响,从一个方面说明,教育水平之于个体信息贫富状况的影响是一种有条件的、针对特定方面的影响。具体而言,如果个体已经借助教育实现了信息资产的累积或智识的提升,则其信息贫富状况将不必一定通过可及信息源向可获信息源的转化来体现。也就是说,前文所显示的城市人群在博士以下的受教育水平均对可获信息源使用无显著影响,并不能说明城市人群的受教育水平对其信息贫困状况无影响,而是说明受教育水平对物理信息环境丰裕的城市的公民信息贫富状况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机制,这种机制的解析很难仅仅通过信息源的可获性来说明。从这个意义上看,教

育事业要想对信息反贫困工作作出有效贡献,首先需要清楚地解析其中复杂的机理。

4.3 受教育水平之于公民信息富裕化影响的相对独立性

本文实证研究还发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无论针对何种信息源,针对什么层次教育水平的受访者,总有一个相对稳定比例的人群在信息源物理可及的情况下,无法实现信息源的认知可获。对于这一人群而言,无论其受教育程度高或者低,他们都"忽视"了周边可能存在的信息源,从而陷入无法从这些信息源中获取信息效用的境地。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于部分人群来说,受教育经历并不能天然地促进其信息富裕化进程。与前述教育之于个体信息富裕化进程影响的有限性相类似,这种状况同样提示研究者,教育与公民信息化之间可能存在机制的复杂性。这种状况产生的启示之一是,在对教育与信息反贫困之间关系进行全面解析的过程中,只分析教育水平之于不同人群在信息源由可及向可获转化中的直接效应是不够的,教育水平之于公民信息富裕化的间接效应(例如,教育经历可能通过增强个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来提高从某个可获信息源汲取信息效用的效率等)也需要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个人信息世界概念框架与测量工具,对城乡人群进行了大规模社会调查,展开了一系列实证分析,初步回答了"个体的教育水平在实现将可及信息源转化为可获信息源,从而走向信息富裕的过程中具有何种作用"的问题,并得出如下结论。

(1)人们对知识型和网络型信息源的认知可获性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即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把可及信息源转化为可获信息源的比率明显增大。

(2)人们对实用型信息源的认知可获性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无明显的关联。

(3)无论是传统信息源、网络信息源还是人际信息源,都存在一个无法将其周边可及信息源转化为认知可获信息源的人群,且这一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无法实现信息源由可及向可获的转化比率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

(4)在控制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受教育水平之于信息源可获性的"净效应"表现为一种有限的局部影响:总体上,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了样本人群在可获信息源上的得分;当考虑受访者的生活环境(城市或乡村)及其从事的职业类型后,受教育程度对于信息源可获性的影响范围进一步变小。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教育研究领域的若干问题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意义。例如,"教育精准扶贫"是当前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22]。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需要关注教育费用投入在反贫困过程中产生的效应,更需要深刻解析个体的受教育经历何以可能影响个体的"智力贫富状况",从而再导致其经济上的贫富差异。通过对最近五年来的研究文献进行调查发现,"教育扶贫"作为当前扶贫政策中的"五个一批"[23]之一,已经在各级政府出台的扶贫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4,25]。同时,教育费用投入在经济上所产生的扶贫效应也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26]。然而,在信息社会背景下,经济贫困很可能只是信息贫困的一个后果,为此,要想在系统性的反贫困斗争中获得长足进展,就迫切地需要对"教育通过影响人们的信息贫困状况进而对其经济贫困状况产生影响"的机理做出解析。本文所产生的最主要的实践启示在于:面对信息社会,教育领域研究者需要充分解析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对其信息富裕化进程产生影响的条件、机理,从而将教育之于公民信息富裕化的有效作用发挥到最大,实现社会信息化背景下对教育历史使命的新诠释。由此而产生的政策建议是:教育体制的完善、教育内容的改革和教育制度的设计都需要充分关照信息社会背景下公民的新特点与新需

求。惟其如此,教育的时代使命方可达成,教育的发展也才能实现与时俱进。

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受教育水平与信息贫富状况之间关系的实质,更多考虑的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信息源与个体教育经历之间的关联,因此,具体信息获取渠道的变化虽然不至于对本研究的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有关各类新型信息获取渠道变化与本研究发现之间的适应性问题,尚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加以持续关注。此外,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本研究虽然对受访者教育水平之于其对物理可及信息源向认知可获信息源的转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但这种探索,仅仅是解析受教育水平影响人们信息富裕复杂理论机制的第一步。从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模型来看,这种复杂机制还将涉及对其动力、边界及内容要素等其他维度的系统性影响。对于受教育水平与信息富裕化之间完整的理论解析,尚待后续研究的持续跟进。

参考文献

[1]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SA & NTIA). Falling through the net:toward digital inclusion[M]. Washington,DC:Author,2000.

[2] Dijk J V. The network society:socialaspects of new media[M]. 2nd ed. London:SAGE,2006.

[3] Dimaggio P,Hargittai E,Celeste Cea. Digital inequality:from unequal access to differentiated use[M]//Neckerman K M Social Inequality. New York:Russell Sage,2004:355-400.

[4] 闫慧. 数字鸿沟研究的未来:境外数字不平等研究进展[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4):87-93. (Yan Hui. Prospects of digital divide research:research progress on digital inequality abroad[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1(4):87-93.)

[5] Hargittai E. The digital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M]//Grusky D B. Social stratification:class,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Philadelphia:Westview Press,2008:936-944.

[6] Braman S. Defining information:an approach for policy makers[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1989,13(3):233-242.

[7] Wyatt S,Henwood F,Miller N,et al. Technology and in/equality:question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M]. New York:Routledge,2000.

[8] Goode J. The digital identity divide:how technology knowledge impacts college students[J]. New Media Society,2010(12):497.

[9] Tichenor P J, George A D, Clarice N O.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70(34):159-170.

[10] McLeod D, Elisabeth M.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public affairs knowledge[J]. Journalism Quarterly,1994,71(2):433-442.

[11] Ching C, Basham J, Jang E. The legacy of the digital divide[J]. Urban Education,2005,40(4):394-411.

[12] Knorr-Cetina K,Clcourel A V. Advances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toward an integrationof micro-and macro-sociologies[M].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

[13] 于良芝,刘亚. 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信息不平等研究的理论分野及整体性研究的必要[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36(1):4-19. (Yu Liangzhi,Liu Ya. Structure and agency:the theoretical divergence in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comprehensive stud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0,36(1):4-19.)

[14] 于良芝. "个人信息世界"——一个信息不平等概念的发现及阐释[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39(1):4-12. (Yu Liangzhi. The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the discovery and exposition of a concept for information

inequalit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3,39(1):4-12.)

[15] Savolainen R.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s and source preferences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ts:a social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2007,58(12):1709-1719.

[16] Sonnenwald D, Wildemuth B. A research method using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horizons:an example from a study of lower socio-economic student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J].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2001(2):65-86.

[17] 周文杰,闫慧,韩圣龙.基于信息源视野理论的信息贫富分化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41(1):50-61.(Zhou Wenjie,Yan Hui,Han Shenglong. Exploring information divide based on a theoretical view of information source horizo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5,41(1):50-61.)

[18] 于良芝,周文杰.信息穷人与信息富人:个人层次的信息不平等测度述评[J]. 图书与情报,2015(1):53-60.(Yu Liangzhi,Zhou Wenjie. Information rich and poor:review of the information inequality measuremen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2015(1):53-60.)

[19] 顾明远.再论教育本质和教育价值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J]. 教育研究,2018,39(5):4-8.(Gu Mingyuan. Rethinking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values:in memory of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J]. Educational Research,2018,39(5):4-8.)

[20] 周文杰.公益性信息服务能够促进信息公平吗?——公共图书馆对信息贫富分化的干预效果考察[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41(4):40-54.(Zhou Wenjie. Can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equality?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intervention efficiency of public libraries on the information divid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5,41(4):40-54.)

[21] 周文杰,白钰.信息减贫语境中的公共图书馆:职能与定位[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1):49-66.(Zhou Wenjie,Bai Yu. The public libraries under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poverty reduction:function and rol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7,43(1):49-66.)

[22] 《教育研究》编辑部.2017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J]. 教育研究,2018,39(2):10-24.(*Education Research* Editorial. Annual report of the research frontier and hot topics in 2017 in China[J]. Education Research,2018,39(2):10-24.)

[23] 吴霓,王学男.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政策的发展特征[J]. 教育研究,2017,38(9):4-11.(Wu Ni, Wang Xuena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J]. Education Research,2017,38(9):4-11.)

[24] 曾天山.以新理念新机制精准提升教育扶贫成效——以教育部滇西扶贫实践为例[J]. 教育研究,2016,37(12):35-42.(Zeng Tianshan. Accurately promo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acy with new ideas and new mechanism[J]. Education Research,2016,37(12):35-42.)

[25] 薛二勇,周秀平.中国教育脱贫的政策设计与制度创新[J]. 教育研究,2017,38(12):29-37.(Xue Eryong, Zhou Xiuping. Policy design and system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J]. Education Research,2017,38(12):29-37.)

[26] 吴晓蓉,范小梅.教育回报的反贫困作用模型及其实现机制[J]. 教育研究,2018,39(9):80-88.(Wu Xiaorong,Fan Xiaomei. Anti-poverty function model and realizing mechanism of education return[J]. Education Research,2018,39(9):80-88.)

周文杰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甘肃 兰州 730070。

(收稿日期:2020-08-07;修回日期:2021-05-05)